

流星与蝴蝶

DA ZHONG ZUI XIN MING JIA SAN WEN KUAI DI CONG SHU

遠古時代
人類常
聚族而
居形成
始部落
中國中
平原之
西安地
便是這
種原始
部落在
地之一
王公諸
發現之
田獵人
掘開一
百萬年
前舊石
時代原
人類生
活之歷
史
篇章在
渭水邊
灋水兩
岸
又先後
發現之
新石器
時代之
文化遺
址
西安東
郊
半坡遺
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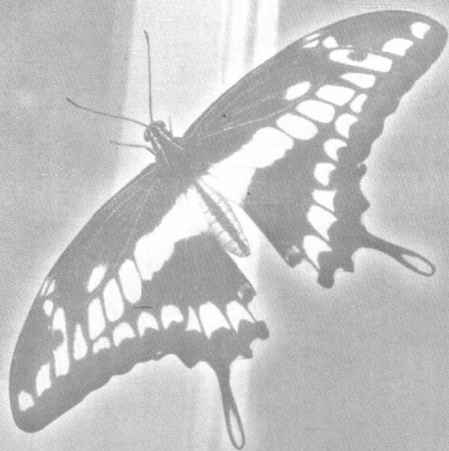


主編 劉會軍 謝大光

大眾文藝出版社

流星与蝴蝶

主编 刘会军 谢大光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星与蝴蝶/刘会军,谢大光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80171-137-8

I. 流…

II. ①刘… ②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456 号

流星与蝴蝶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9 千字 插图 2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137-8/I·15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季节的颜色

一年有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征，每个季节也当然有每个季节的颜色。一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只是一小朵闪闪发亮的浪花，一个季节在一年中也只是一首交响乐中的一个乐段，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应该说将每一个季节的颜色归结到一种单色调是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合理的。可是，人们总是将一年四季涂抹上自己的主观色彩，不管怎么说，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会有自己特别的颜色，它有自己的主色，也有自己的杂色，这些颜色汇合在一起，就成为这个季节的自然画面，那些画面之美叫人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实在是令人流连忘返。从这其中，能使人感觉到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美丽。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就是以季节为序来划分的。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惊心动魄；几千年文化，灿烂夺目；几千年的散文，名篇如海，文海无边，起伏昂扬，低吟慢唱，柔浪穿梭，惊涛拍岸。几千年以来，散文以自己这种特殊的形散神不散，自由自在而又筋强骨钢，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梦想，滋润着千百万劳动人民饥渴的心灵。近年来，文学世界五彩缤纷，散文也比若干年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散文的各种版本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有按时代来选编的，也有按年度来选编的；有按年龄来选编的，也有按性别来选编的；有个人的合集，也有多人的合集。这些集子大都集合了散文的精华，

大都集合了历史上或者在相当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成名之作，这些散文具有历史的意义，也为今天的散文展示了其无限的魅力。

而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是一个新的策划、新的设计，比如说这套丛书主要的目的不是总结散文的历史，更不是为那些早已经成为历史的散文名篇建造碑林，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去寻觅、去展示当今散文世界那些优秀的新梦想、新构造、新文字，选择的是已经成为散文名家和即将成为散文名家的作者。该丛书以春、夏、秋、冬为序，分割为四本，每本选集中的作品不分高低、不分流派，百流汇海，百花齐放，以它们的本心组合成季节的颜色，如万紫千红的鲜花奉献给热爱它们的读者。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这块繁茂的花的原野将不断地开出数也数不清的鲜艳美丽的散文之花。

目 录

严 阵	故乡	1
	我的母亲	9
冯德英	心灵圣地	14
郭小林	惶惑与无奈	23
	凭吊团泊洼	47
曾敏之	望云楼随笔	56
吴冠中	祖坟（外一篇）	62
周晓枫	雨后	67
	旧物	76
	失眠	85
	忠诚与背叛	91
	露天电影	96
林方伦	书法乎	106
	无挂碍处有竹枝	114
	近观白雪石	117
张克平	毛泽东宴请“皇帝”	122
	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人	124
李敬泽	布谢的银树	126
庞天舒	楼兰世纪	136
	突厥与天可汗	142
	古羌热血	148
邹海岗	纵深变化的风景	154
黄殿琴	情书	161

潇 潇	在春天的边缘等候你一生	169
	爱是一生的奇迹	172
安 然	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174
丁 天	流星与蝴蝶	176
	印尼之行	180
朱以撒	走出长安	182
韦 敏	黑白情事之红颜篇	191
	青红皂白	194
	不整大款	196
张立勤	山鹰	199
王建云	和小偷对眼	203
马步升	放下的欢乐	206
海 男	海男的散文	211
李铁民	天下熙熙	219
卢一萍	一匹老狼的嗥叫	226
慧 子	伯父无言	229
洛艺嘉	因为年龄	234
燕 燕	维和军官老李	255
	灵性的芬芳	265
	也说重逢	270
	绣衣	273
杨匡满	到海参崴去	281
蒋建伟	驴大爷	303
董玉洁	金鱼的死法	307
方英文	公鸡	310
张人捷	小报新闻	313
丛正里	抑恶	330
张爱华	味道的内涵	335

谭延桐	被时间盯着	338
冯苓植	神聊	341
	我从荒漠来	344
逢 尘	三种或种种轮回	348
王一地	德国北方散记	352
郑苏伊	臧克家的诗人生涯	363
	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373
李 迪	我在日本也哭也笑	377
谢鲁渤	恍若戴望舒的雨巷	401
	郁达夫的吴山	403
	到方岩要看岩下街	406
毛 民	丝路瓜果	410
李永鑫	海葬	425
阎世宏	纪念黑子	449
	青春月光	458

故 乡

严 阵

虽然离开故乡几十年了，可现在的梦里，却仍然常常出现故乡的影子。

随着年岁日增，我对故乡的思念也逐渐多了起来，使我常常想到的，是我家门口的那眼水井，我离开家乡以前，就是吃着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记得儿时，每当日暮时分，从田里归来的人们，便会从这个村子的各个地方，挑起水桶到这个井边打水，透过街树投下的绿荫的残照，常常会 and 从桶中溅出的水，像锦缎似的洒满街中间光滑的石阶。而在春季，当村人在井上架起辘轳，那被汲起的井水，便会沿着绿草丛生的沟渠，一直流到村外的菜园地里，由于有了井水的浇灌，地里架子上的黄瓜花，便会开得像夏夜里的星光那般灿烂。还有白色的辣椒花，紫色的茄子花。总之，那井水给村人带来的是由美丽的色彩所构成的生长和收获的喜悦。当井边的槐花洒落，田里的麦花飘香的暮春时节，井前面不远处的两棵白杨树上，还会传来黄莺的啼鸣。那两棵白杨树长得很高很高，夏天的时候，它的叶子碧绿而浓密，在阳光的照射下晶晶闪闪，把它的光点洒满一地。在地田耕作之后，村人们常常来到它的树下小坐，喝几口刚从井里打上来的甘泉：在这百儿八十里地以内，再没有比这口井里的水再甜的了。村人们一面像品酒一样地品着这井里的水，一面满足地赞美着。这个村里的人，虽然也春种秋收，忙于耕作，但他们决不死守山村，老死农

桑。得闲的时候，他们常用骡子拉的双轮大车，把这里的土特产品运出去，以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铺一块粗毡，运送南来北往的客人。而当暮春时候的渔汛季节，他们也会驾起装着两只腊条篓子的独轮小车，从南边的金口和北边的龙口，把新上市的鱼虾运到村上。我还记得村上的人常把运来的琵琶虾和别的小虾，用石磨推成虾酱，储藏起来，留作冬天享用。也记得用面糊烧出的带鱼和玉米饼一起吃的那种风味。因而在儿时，我常看到村里人，一面抽着铜烟锅下五子棋，一面谈论金口、龙口和烟台。因此，从儿时起，烟台便成了我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那里有戏院、舞厅、大饭店和把袜子一直穿到大腿跟上的女人。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不管外面多么好，也都没有这个小山村好。也没有这个小山村的井水好。因为这里有用自制的豆腐干拌的香椿芽，有用玉米的包皮裹起来在锅灶里烧出的带鱼，有盐渍得像玛瑙一般颜色的咸萝卜，还有在铁锅里贴出的有着黄色硬壳的玉米饼子。我还记得，当时小村中间的那条街上，偶尔会有一个老人，挽着一篮刚出炉的火烧沿街叫卖。在他身后留下的那道香味，一直穿透了我记忆中的漫长岁月。这道浮动于我童年故土上的芳香，使我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有一种想着品尝火烧的欲望。可是，后来，不管在上海，在北京，在济南，甚至当我回到了我的家乡莱阳，在品尝火烧的时候，我都再也无法找到当时的那种感觉。

也许正是因为那口井的缘故，故乡的四季才都是美丽的。春天，当柳丝垂绿，村东的河上流水解冻，在开满紫色小花的河岸边，芦芽会像我老家前院窗下那棵平地一声雷一样，从冰缝里伸出绿玉一般的嫩芽。再过一些时候，河里湍湍的波纹间，便会有一种当地人叫它花里翅的小鱼开动游动，因为这种小鱼的腹部长着一道道彩虹一般的纹络，所以它在阳光映照的轻波微澜里游动时，看起来真是奇妙极了。等到天气再暖和一些，便到了村里朵

鱼的季节。所谓朵鱼，就是把家里平时用的红泥陶盆，用一块中间挖出一个一寸多口子的白布绷紧记牢，盆里放上用油炒的麦麸，然后再把这些陶盆埋到常有鱼儿出没的河水下面，用河沙把白布盖住，只留下布上的那个小长孔，然后回到岸上的柳荫下等待，等一两个时辰之后，估计鱼儿有充分的时间进到盆里吃东西了，人们便会重新回到河里，把埋在河里的陶盆捞出来，拿到沙滩上把水倒掉，这样进了盆的鱼儿便被捉住了。儿时，我曾经随着家人到河里朵过鱼，我记得，当把陶盆埋进河底之后，我常常用河岸柔软的柳条做成柳笛，躺在河滩上吹奏着。这时候，一抹浅绿的河岸显得格别静谧。因此，那河岸的芦芽，柳浪，那河中的山影，云影，那花里翘小鱼的彩虹般的美丽，还有那在白色的沙滩上留下的脚印，以及那些浅浅的凝望和期待，便都一一织进了我童年的柳笛的音韵之中。

故乡的春天是美丽的，故乡的夏天更令人难忘。故乡夏夜的天空特别蓝，星星特别亮。这时，当爬满院墙的葫芦藤，在被星光照得微微发亮的夜色里，开出许多白色的葫芦花的时候，一种叫葫芦须的飞蛾，便会绕着葫芦花飞翔，有些时候，它的长须会一直探伸到葫芦花的底部，像蜜蜂采蜜一样，吸吮着花心的甘露。葫芦花开花的时候，也就是天上流星最多的时候，村上人们传说：只要你事先准备好一根打着松松结扣的红绳，当流星从夜空划过，用力把结扣拉紧，那颗流星便会被红绳拴住，再也飞不走了。而如果谁能真的拴到流星，他便会有一生的好运。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在那些有着淡淡蓝色的故乡的夏夜里，尽管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红绳上都打了许多死扣，可是，却一次也没有把从夜空匆匆划过的流星拴住。

秋天呢？故乡的秋天留给我的，是草叶上留下淡淡的清霜的那些早晨。这个时候，田野里堆起了禾捆，河岸边芦花摇曳，大雁在蓝空中匆匆南归，在我的小村上空留下一路悲啼。而平时很

难看到的，结着一串一串像红宝石一般小果的枸杞藤，这时也会从开始衰败的千花百草之间显露出来。而在它那晶晶灼灼发着亮光的藤蔓下面，你可以听到蟋蟀的悲唱和纺纱娘的哀吟。故乡的秋天在我的心灵上投下的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悲凄的美。

特别令我神往的，是在我小村西南方生长在小西河岸边的那片小白杨树，在这个季节它简直是美极了。在早晨，在黄昏，它金黄的树叶在无风的空间悠然飘落，会让人步入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除了那些金色的叶子在无声的飘落中，会给人神秘的感觉之外，白杨林旁边的那条小西河也令人倍感神奇。这条小河是从我们村西北的那些丛山中流出来的，秋天，我曾到它的上游去过，它的上游水流激喘，两边的石岸上开满了紫色或者黄色的野菊。可奇怪的是，这条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小河，流到那片白杨林边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干涸的河道。关于这条小河，村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为了防止它泛滥成灾，淹没村庄和禾田，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便在那里埋下了一颗避水珠。

关于云游的僧人，我的故乡还有另一个传说，这就是有关小孤山经历的传说。我的小村庄后面是一片山地，这片山地一直蔓延到胶东半岛的尽头，紧挨我们村后的那座小山叫九顶梅花山。站在九顶梅花山最高的那个山头上，可以看到西面旌旗山和正北方那座好像一把尖刀直插云霄的艾山。应该说，我的小山村正是座落在那一片狂涛似的胶东山地的边沿，从我们村子再往南去，就没有山了。可是，就是在我们的村子南边那一马平川之上，却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山。这座小山，就是小孤山。春季和夏季，村树浓密，青纱帐起，人们很难看到小孤山的影子。可是到了场净地清万木萧疏的秋季，小孤山便在人们的视线中显现出来。村人们相信，现在小孤山座落的地方，原本没有山，也不应该有山，而现在有山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人们传说，那一年

年景特别好，那个小村庄上的人，家家都过上富足的日子。这个时候，有一个穷困潦倒的僧人，来到这个小村化缘，可是村上的人却没有一个理他，僧人最后来到一户人家门口，见主人正在烙饼，便求这家主人施舍一块饼让他充饥。谁料这家主人听后，便冷冷地说道：这些饼是给我孩子做尿垫的！说完便把房门紧闭，再也不理那个化缘的僧人了。人们说：那个僧人去后，便到西面的一座大山上用靴子挖了一靴土，连夜倒在这个小村的上方，所以第二天天亮之后，人们便再也见不到那个小村庄了，而压在它上面的，却是一座小山。儿时听到这个传说之后，我还特地看了看西面那座大山，那座大山的一边确实缺了一大块，它的面积几乎和现在的小孤山一样大。而在那座几乎没有什么树木的小孤山的下面，前来耕种的人们，还真的从土里挖掘出古人用过的坛罐罐呢！

传说虽然古老，但故事却像仍然发生在昨天。它代代相传，鉴证着村里人对善良、勤俭这些美德的崇尚，和对自私与奢侈的厌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别人更知道，今天我们锅里的那块饼，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秋天还美在我家后园的那棵柿子树上，美在柿子树对面的那棵树杆弯弯的枣树上。从那些像油画色彩一样斑斓绚丽的柿树叶上，可以找到春日的和风，夏日的雷雨，和秋日的霜露的痕迹。我记得，当深秋时节，母亲把一颗一颗金红色的柿子从树上摘下来，放在一只盛着稻草水的大缸里封浸的时候，我的收获却是那满满的一篮子的美丽的柿子树叶。不知为什么，我不记得我们家从那棵树杆弯弯的枣树上收获过枣子，我只记得春天那棵枣树开花的时候，我家整个的后院都弥漫着一片香气。而到了秋天，我只记得那挂满树枝的红枣如珊瑚珠一般亮丽。我对那棵枣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那粗粗的树杆是一直倾斜到后园的园墙外面的，因而它整个的树头也都是探悬在墙外的那片空间里。而那片

空间的下面，却是别人家的园子。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秋天，我只是在有些时候，远远地欣赏那些枣子的美丽，母亲从来没有让她的儿女们去打过那些枣子。我还记得，一夜秋风秋雨过后，当红枣在邻人的园地上落满一层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拣拾过。

我喜欢故乡的雪，因为它给予了我故乡的另一种美。除了故乡，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雪。它不是江南的雪，像小桥、像流水、像喃喃细语，像一个从暗中飘来的温柔的眼神。它封盖了一切，塑造了无边的肃穆和庄严，洁白和崇高。这里没有拥挤，没有喧嚣，没有灯红酒绿，没有纸醉金迷，山岭、树木、村庄、河流，甚至祖先的墓地，一时之间，都涵盖在一种无以言说的沉思之中。在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雪的夜晚，便是我做乡村小学教师和中医的父亲教我读唐诗的时候。因此，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时候，故乡的雪都是和浮动在一片寂寥之间的古朴的诗情融为一体的。

和雪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的那支洞箫。我记得那支箫是深琥珀色的，上面系着一串黑丝穗。平时它总是挂在父亲为人看病的那间客房的墙上。同它挂在一起的，还有一把月琴。父亲常常会在一天的繁忙过后，选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一个人弹奏月琴。我还记得那些夜晚的琴声，和故乡的月光一起，从静静的小巷里流过，宛如一道透明的一直到人们梦中的小河。虽然我曾在儿时有好几次听到过父亲深夜独自抚琴，可是，听到父亲吹箫，在这一生之中，却只有一次：那是一个下了几天大雪突然放晴的夜里，我在睡梦中被一曲箫音惊醒。当我从放着药柜的里屋轻轻爬起身来向外看时，只见父亲身穿一件蓝色棉袍，坐在他平时坐的那把黑色的木椅上。那支琥珀色的长箫从他的唇边一直拖到他穿着黑色套裤的膝下。那箫音是悲哀而又沉重的。父亲没有发现我已经醒了，他依然吹着那支洞箫。这时村庄已经睡了，周

围万簌俱寂。院子里只有厚厚积雪上的那一层月色，叠印出沿墙而生的那棵老枣树的凋尽风华的嵯峨姿影。父亲的箫音为什么那么沉郁那么哀重哀重呢？在箫音中我重又睡去，那箫音、那雪、那月光，从此便永远地融进了我的梦里，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那样融进了我的梦里。

没有等到第二个有着故乡厚厚的雪的冬季到来，当我从几里外的小学里被村人叫了回来，一路跑回家时，我的父亲便已经去世了。于是，故乡的雪，故乡的雪上的月光，和再也听不到的父亲那哀沉的箫声，便是故乡的冬季留给我的永生难忘的礼物。

故乡啊，多少思念多少梦。可是当我在心里默念着父亲当年在雪夜里教我吟诵的那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远远地重新望见座落在一片小山下的我的小村庄时，我却再也无法将它辨认了。那是一层层蓝砖红瓦的崭新小楼，那是一个个红润的陌生的面孔。儿时父亲在雪夜里教我读那首诗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让我在又高兴又痛切的感觉中体味到的，竟是那“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迷离意境。

真的，在我儿时赤身裸体的在它的泥土里匍匐过的地方，我竟变成客了！昔日的一切安在？那井，那有着甜甜的凉凉的泉水的井？那一直把我哺育到十五岁的我们的井？那井边的老槐树？还有母亲曾倚着它扬起一只手送我远去的那段石墙？

还有那棵每年都把满树红枣送到邻人地上的老枣树？和把秋天所有的美丽都送给了我的那棵老柿子树？

还有村东的大河？村西的小河？还有那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小白杨树和那些在柔细而透明的波光里畅游的花里翅小鱼？

一切都消失了。在我面前出现的只有河上游的大坝，和大坝边新建的漂亮宾馆。只有村人们从两层小楼里传出的电话铃声和电视机的嗡嗡声，只有停在门口的桑塔纳轿车，以及村后小山上

那密密层层苹果树。

变化真大啊！村人们个个笑得那么开心。

变化真大啊！我笑着，但又情不自禁地涌出了努力去擦也无法擦干的泪水。

我的母亲

严 阵

平时做梦总是零零乱乱的，模模糊糊的，移居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当我第一次睡在装修一新的新居的卧室里，我却做了一个令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的非常非常清晰的梦。

那个梦是这样的：我的母亲身上还穿着那件被水洗得淡淡的长及腰膝的蓝色布衫，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她身上的那件布衫，因为在我小时候，我常用手牵着她那宽宽的衣襟，到南园的菜地里去摘垂在高粱秸架子上的豆角，和藏在田垅黄花下的一种白颜色的菜瓜，在那些时候，我总感觉到母亲的衣襟就是一双宽大的翅膀，而我则是在她那双宽大翅膀佑护下的一只刚出蛋壳的雏。

母亲去世已经五十多年了，关于母亲的梦已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在濡隐江南无数楼台的清明的迷蒙烟雨中，我会蓦然想到远在北国的那个依山傍水的小小的山村前，母亲站在井边，望着逶迤远去的古道，举起一只手，默默地送我远去的情景。

那件急剧抖动的被风吹得飘了起来的布衫，和母亲那只一直举着的手，是母亲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的印象。

离开之后不久，家乡便陷入一片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在那些辗转奔波的日子里，不管是大雁惊飞，霜叶层染，还是雷雨横空，雪压莽原，我面前总会常常出现母亲在风中抖动的布衫和那只一直默默举着的手。我后来逐渐觉得，那只举着的手心里，有